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

明 賀復徵 編

論九

周公論 宋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

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人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

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慼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已矣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則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

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禄之士猶可驕立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其為人之仰禄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叔輒論 劉敞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
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
季氏强臣也自東政來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
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違於衆而形勢徹
於外子家駒違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違於
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
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黙則不能已欲謀則逼於禍欲
隨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於

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蔽禁强僭之臣魯可復震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於國顔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軏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盡之可謂詳矣而猶曰

不盡而况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吴起論 張耒

吾讀吴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邪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於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吴起方

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蓋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

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

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陳湯論 張耒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蠻夷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録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

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槀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恶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

余說告之者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為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沮功之說所

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矦五單于而止是矦者五人
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
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
善計者也古之善為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
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
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
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
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

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李郭論

張耒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茍一時之便偽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服英雄

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服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偽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

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直狡夫滑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滕獨為尚父屈與此於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霍光論 陳師道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

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取武帝幼孤之托天下之寄黜昏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内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隳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矣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體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

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娌為妻乎則除惡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於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

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知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侯嬴論　鄒浩

語有之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禦寒之具哉蓋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竄身海濱日以漁釣為事淡若忘情於世者

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興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與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探囊中物耶夫虎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況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嚄唶宿將提十萬兵之衆於閫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

亥之賢殆非荆軻所擬固足以辨大事方且陸沈於鼓刀之肆舉國莫知也而羸獨何以知之羸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探賾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處之有素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市不以市人竊罵為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賓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

可與有為者也其欲却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贏不為也故余嘗以謂無信陵則亦無侯贏雖然贏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為忠乎秦拔趙必移擊魏無乃貫禍於國乎是不然其為信陵謀者乃所以為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脣亾則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拔趙而必擊救之者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實禍也葢秦伐魏趙拔亦伐

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縣是言之殺晉鄙以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嬴不輕用其死王能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興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其死余是以知其無能為也何則方嬴之時士知死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紛紛自以為莫已若也非臧與益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

死則傷勇嬴於是二者不為管仲之不死而必為田光之必死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為於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生亦大矣而嬴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為烏往而不暇奈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曹參論　鄒浩

讀漢書見班固賛丙魏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又讀唐書見敬宗以王廷湊之亂恨無蕭曹使姦臣跋扈夫蕭

何相高祖自其起義迄南面有天下恃之如左右手其
獨冠乎當時而見思乎異代宜矣曹參既非何比又運
籌不如張良將兵不如韓信其間鬭攻戰之中被七十
創而功以成特一時之事耳其後相惠帝帝富於春秋
且承高祖棄羣臣之初參日夜飲酒不事事卿大夫羣
吏及賓客舉知其非而後之君臣猥與何一視而同稱
焉其故何哉及觀其謝帝之語以謂高皇帝與蕭何定
天下法令既明其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毋失不亦

可乎曽不以前日之隙一毫置胷中於是釋然知稱之者不為過論也何則有隙者私怨也舉事無所變更一遵其約束者國事也不以私怨敗國事此藺相如所以回車於廉頗而寇恂所以郊迎於賈復者也參實能之故心平而識明心平而識明故舉之於事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為急何者為緩判焉如黒白之在目如此而不以相業聞者未之有也且相業之所以成其本有三曰德曰量曰知體而才智不與焉蓋才者可與有為

也而不能不為智者可與有謀也而不能不謀以其必為必謀之心倡之於上而百官有司爭以才智應之於下將以親附百姓百姓且離散矣將以鎮撫四夷四夷且反叛矣將以遂萬物之宜萬物且不得其生成顛躓有作之世猶見其害不見其利況干戈甫定之初如疾病方愈之人困於藥石之交攻而求所以補養其血氣甚切者乎若參者可謂賢矣然則繼參而居位者其必出於此乎是又不可何則太后稱制背約而王諸呂産

祿頗兵秉政視天畫地日以睥睨神器為心劉氏幾不復漢於此時恬不為怪而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無乃假越人以拯楚溺乎故前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外至之憂後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內作之患惟蕭何以其才覘之於其前惟陳平以其智濟之於其後惟參斂才棄智以休息於其間則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不以私怨敗國事如參者與之論巖廊之急務乎

諸葛孔明論

陳亮

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乘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

術畧横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為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頭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速奔退無

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
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諜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
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乗矣夫仲達出
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
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遠行千里
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
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
復出姑以待獎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

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為長奇謀為短雖知者亦止以為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不為蓋將以乘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幷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令斂重兵以自守姑曰待其獘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濵為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獘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

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
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
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
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
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
上下相疑蕭墻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
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
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

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隲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内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吴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吴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

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一

明 賀復徵 編

論十

樊噲論 明 高啟

樊噲武夫也嘗攜劒椎鋒從沛公以芸菑墾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

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亾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户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語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

欲殺噲恐百歲後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鄭靈公論 方孝孺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私智之小人智之於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意則流為詭詐險側而智能之士莫為之用故惟足以取敗大度之士其計謀畫策未必過於私智之人惟其度足以容物故有智者

為謀有勇者為戰有才者為之治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得葢惟不自用其智乃能役舉世之智而私用其智者適足為衆智役此事之必致者也人之度量相去亦殊懸矣世有棄萬金如涕唾者亦有吝杯羮而不肯與人者自棄萬金者言之則已之所處者大而他人為愚自吝者言之未必不以已為智而笑他人之妄也周衰諸侯之事亦多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小而笑其失君臣之道至於不忍杯羮之故而殺其身

也且靈公非愚也其不與子公之羮亦非誠吝也特怹子公之笑而言夢為輕也故不與之羮使其夢無徵而乖其素望此兒女子相詭之恒情小人譎詐之私智爾子公怏怏而染指笑而赦之召而賜之可也靈公欲殺之則過矣苟知其心不忠果不利於宗廟正其大罪而誅之亦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弒計其所為豈不愚甚矣哉君臣之際難矣尊卑之禮不肅則必至於僭上下之情不洽則必至於離惟賢主能嚴其分於朝

廷會同之時而洽其情於私覿燕享之頃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為本茍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篡弒之事或階之以起故當容之以寛推之以恕使人咸得盡其情則嚴不至於離而和不至於僭矣靈公既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鼎俎之前而方責之小禮逞詭詐之智嶄於杯羹以取强臣之憤其致殺身豈足怪哉故巵酒杯羮微物也善用之可以重於茅土之賜不善用之干戈酖毒皆

由於此人君自非以度容天下而挾小智以御其臣雖食之以太牢皆鄭靈公之續耳豈足為智哉

其二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於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怒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為亂也至於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

人主其喜怒足以為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已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為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為詰其專横而然也其始出於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纎微芥蔕之中而禍發於篡國弑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於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為鄭卿

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為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靳杯羹而不與以取怨卒致弒逆之禍烏得為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後嘲之侮之唾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鬬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誇以為榮決然而靳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慚同列之人乎

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於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為千百人所笑也况子公斗筲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心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為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周勃挾誅諸吕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錢穀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

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寛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於已雖有勃輩十百亦無足畀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

以文帝為法而以靈公為戒庶乎其無悲矣

豫讓論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已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冊斯為美也茍遇知已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葢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

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劒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叚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

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深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

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劒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劒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

仇敵暮為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司馬孚論 方孝孺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横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内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

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為觀美乎其意以為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為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為亂之為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强侯鉅伯璟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并然而却視竦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於諸國哉卒至於刦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於不學之

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嘗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為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丕叡父子坐席未煖而司馬懿已瞯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為非積習既久至於弑君篡位以為常耳而不復怪蓋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欵悲痛不忍與其

謀子姓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

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為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

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為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

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

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

千載間生於逆亂之俗而不為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

孚武氏之攸緒朱温之凡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

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禄為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

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羣盜慼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乎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孚為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為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弒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郭子儀論　方孝孺

寓高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
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固衆人之所恥而名
譽太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負蓋世之名居
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
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絶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
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為子儀必不至此
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主
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巳以盡其用皆有

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内於羣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振乎夷狄功德加乎羣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狄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溥天子而不為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為使已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兩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類乎

衆人之為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
知巳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忌其深慮
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
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為必不肯為待子儀太淺者
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
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為子儀曷為而為之乎求其跡而
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沛公入關而財物無所
取婦女無所幸范増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籍急擊勿失

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李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讖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於羣小而未有以不臣為言者尤可見夫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汙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際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茅焦論　商輅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爭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譚者以為頴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宣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為楚也妻則不為政也母雖擠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為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

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毋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邪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而父之弟之其忍汙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而亦頗考叔之罪人也

王安石論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
堯舜何以唐太宗為哉帝深納之尋以為參知政事
行新法
安石為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
之所用至於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
貸而秋償之収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収息十二
歲再収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償其實無
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

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雇錢之奇羸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令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令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

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餔之兵何嘗為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令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為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為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吏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

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尚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躇為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遣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罝狐兔刺鹿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於掊斂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壅

民命僅存之秋適值遼有釁雖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
圖而遽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亾本於安石為神宗謀破
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
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為之交攖
互噬於天下也抑遂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
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為務而兵自强安石先
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孔藉口其誣矣哉

歐陽修論 劉定之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於潁詔求其
所作五代史以進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修資治通鑑自為之序
棄歐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
史其意以修與光但能譔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
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
於元祐之初修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
修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

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當濮議之始也韓琦輩雖與修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脩秉義懷亶豈踰修哉修苟以濮王為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啓口哉自此議發於政府而羣言交攻惟修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諛嗣君蔑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經為不合於直道為不純而修遂無辭其責焉豈非修久叅大政當輔相位略萠覬覦

之心稍為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謂所生父敬儒為皇伯柴世宗謂所生父守禮為元舅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之為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矣脩之學繼唐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皆纂史而脩筆削尤嚴愈惟順宗一録皆衛聖道於湮微塞絶之餘皆闢異端於羣趨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揚之

也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修以濮議為鉅璧之纖瑕良翰之才朽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富貴功名之念一動而用以之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冀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為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樂毅論 丘濬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

為行王道之過余曰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先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心乎使有利天下之心何以為行王道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仁義乎為報仇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宜乎施仁敷義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寳貨重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

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彀中可以指顧而取其心已肆其志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破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讐毅雖有百萬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城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而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毅以二大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為行

王道可乎太初曲士不足論何蘇子而亦易此言也

趙盾論　崔銑

余以靈公之弑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董狐良史也當時亦曰亡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弑無罪可乎當時董狐秖合舉某事某事以直證其弑君不當以此為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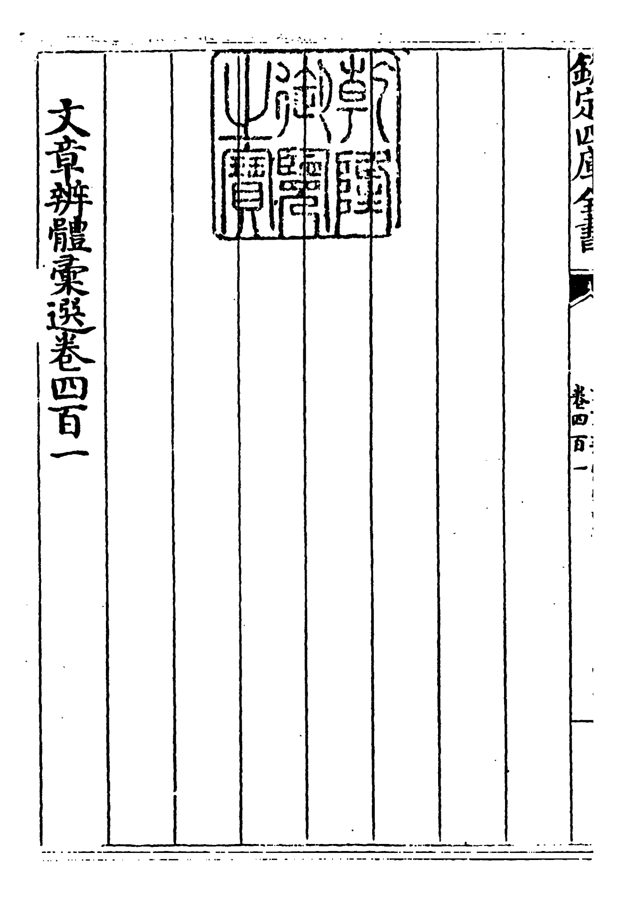
免也宣子得免首領之誅幸矣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以靈公之弒盾為賊首遂興師汙其宮瀦其室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焉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並行而不悖矣今宣子往矣吾固著之以警夫後之為宣子者

子陵高士論　羅倫

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孰不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意哉帝思之至

於物色乃出而就見顧謂帝差增於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年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之亦明矣撫先生腹而共偃卧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雖不忘同舍燕昵之樂而無屈已下賢之誠宜先生卧不起語不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方委政侯霸霸之家世素以宦者進又顯仕於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手書坐致先生先生責之而帝笑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

物之罪乃供為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而謂先生仕乎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幾而封泰山奏祥瑞頒圖讖於天下然則先生與帝同學者何學哉使先生為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哉言之不聽而去亦陋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誰謂先生失志終身遇明主而以不仕為高邪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李滋圖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

明 賀復徵 編

論十一

史論

明康海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者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

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乃外兵爲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櫟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詞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事而信義况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

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簒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葢元凶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況其事又未爲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収其權杜簒賊之路又不

能聲昭名義屬之司隷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徇袁紹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絶矣乃猶優游以待外諸將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内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燬宫室篡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孽禍倍萬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耶夫外諸將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為祟禍也以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

人此於祟禍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況於卓之無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導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㴷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

安舒和說栽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之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有以啟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輿先視其突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突而視之乎

君子小人論 楊錙

自古國家之治亂君子小人平任之何以明其然也易曰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夫外者內之對也外之者以君子用小人也使君子不能用小人小人且自用矣何也人主所以鼓動天下者爵祿富貴也使爵祿富貴不足以鼓動之則人主無權矣為人臣者起家而委身一也受事而宣力一也獨於其中競進而寡廉機變而善麗公不勝私義不勝利則謂之小人矣然此等更多才幹可用之人能自致要津之地醇謹端雅者反易入其彀

中誠能駕馭而驅使之涵容而調劑之使之長有所展而勢不得肆則其溪壑之欲未有皆如莽操之無已也而世儒之所謂分別黑白者必不使一小人厠于其間夫既以爵祿富貴鼓天下而又必欲盡得不愛爵祿不貪富貴之人將使王衍持籌嗣宗理棼楊震孔融供使令而正心誠意之君子僅僅褒衣拱手于廊廟之上此不可期之赫胥無懷之世而以治今天下可乎彼小人者又豈肯甘心自以為小人終俛首以窮死也于是黨益堅隙

益開而世事從此壞矣是國家之治小人猶得分其勞而亂則君子且獨受其責也可勝嘆哉噫君子不幸而與小人共事駕馭而用之者上也有策以馭之者次也盛怒而胥之嚴扃以絶之捜索攻擊以窮之硜硜然自謂清正疾惡而使小人得肆其反噬是以名節行誼害人國家者也

二伯論上 楊慎

揚子曰世儒多稱五伯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並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

夷兢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繇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丈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哉秦伯之謬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謬虜寇何伯之有焉自以為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遂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為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也奚其置哉或曰惠懐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

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曰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責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為書之終焉感世變焉益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

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揩為美也則黄鳥亦美乎或曰買惠懐者公子摯之為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為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為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乎哉予故曰秦伯之謬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是甑之健嗔也一戰而見執於盂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致乎死是卵之鬬石也是僇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

於桓文乎子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夫夷者
也楚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
而可進乎況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
以其伯而與之若以為强而與之則夫差也泰伯之裔
也勾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
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
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
如其仁又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下此

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二伯論下　楊慎

或曰然則五伯並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諛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怵其高而晝也故下及秦楚宋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冦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為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為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

為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為矣百里奚反可為乎嘗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遊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

言乎秦何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既執而歸則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强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恥也焚舟之役晉特不出秦無少加於晉也封尸而歸何救於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繇封尸而伯

也左氏之筆於是爲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
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
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
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
今夫卵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破而藉石以縣纖兒
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户之臞儒也其習鄙其言戇
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
沛若有餘楚子柬且陋又既戎當陣而引三詩撥七德

若横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為繆何哉曰子不覩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霸主魯公尊賢而皆遂更名繆曰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纒于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名者

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古今人表論　楊慎

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繆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

戚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反在下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鑒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葊豕葊也寘葊於下上列豕葊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鄭無卹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舉名謚而離之此其荒畧之謬也兹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宴羅泌之書然猶就有

成籍而擿之爾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
予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守上
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旣已乖其名
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
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髙
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嶹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
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遼霄之上誰其信哉昔
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爾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

哉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冐不及之豈以為不足論乎班氏文詞世所深好益有愛之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説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趨舍難一班所論未易揞摭陋哉顔氏誠班氏之佞臣乎

主和論　羅洪先

岳飛之見殺也以恢復也檜之殺飛也以主和也恢復天下公憤也主和一人私利也以私利沮公憤故羅織飛者為甚寃飛寃而檜之死有餘辜矣故銜檜者至於

今猶不釋雖然慮不盡其情因即死辭必不服檜不足
道也論高宗者亦有遺議否乎方檜之逃金而歸也孰
縱之則達蘭也非達蘭也金國之謀也擄人父母刦人
兄弟凌暴其骨肉能無寒心乎於是思所以制其命而
愚之而得二質二質存金人可以得志於宋高枕無憂
矣昔者孟子答桃應以為舜之負瞽瞍而逃也親為重
天下為輕天理人情之至人不得而奪也是故生則望
其歸沒則請其櫬順之則禍遲逆之則禍速則趙苞徐

庶之事亦足以鑒高宗其能超然乎此一質也淵聖凡也建炎弟也淵聖讓則金必不從建炎讓則手足之禍旦夕且至保富貴者孰無是心高宗其能脫然乎此一質也有父母之愛牽於前有兄弟之嫌迫於後自非出世之資兼人之勇固不足以辨此宋不足以辨此其命固已懸於金之掌握雖無檜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諱欽不諱徽徽之聞計在三年而欽則莫知久近其意以為徽即死欽足為質欽不諱宋之畏我者去矣檜

之既歸也一日而入對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
明年而相此非檜之奸狡能致然也譬之於疾砭石投
其會湯熨鮮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高宗蓄疾久矣
忠臣義士期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謬於達變未有能通
其鬱者故檜得以乘其間嗚呼文告之往來誠意之懇
惻可施於與國而不可施於盜賊之前項籍嘗獲太公
呂后矣分羹之語至為不仁然籍之不敢果於烹者未
必非斯言之力也正言若反高宗其知之乎正統土木

之變不幸類是善乎肅愍之言曰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敵情破而不及禍嗚呼惟無肅愍之智故不免於身刼於人惟無漢高之雄故愛親之心適以益其畏愛心適以益其畏於是甘為金人愚而不自覺宋之儒臣方且攻檜之奸而以隱忍責其君是止渴而奪之漿投堇以清中熱也其不入奚疑

羽翼已成論 許獬

昔者留侯招四皓定漢太子盈人皆以為脅余曰非脅

也是蓋窺帝之欲而順以導之者也何以知之曰以帝之言知之羽翼已成之言此帝之惡戚氏也然而帝之肺腑見矣何也人臣之悟主固非一實大都不中其所病不可以得志叔孫腐儒也不通時變而漫以尋常書生之談為帝道說此何足以回帝意者帝之欲易太子非為戚氏也為呂氏也非為如意也為太子盈也呂氏以鳴晨之資險巇之謀剥信制越令功臣人人解體是撤太子之羽翼也太子柔脆中外捻聞其所為用不測

之恩施不測之辱以鼓舞天下士者恐未能如乃公是太子亦未能自生一羽翼也夫以母悍而子弱怨且忌之者多而羽且翼之者少則中原之鹿幾何不為他人羮此帝之所慮也淮南之變帝不自將而欲將太子豈帝平生之英風猛氣至此而薾哉亦欲其破賊立威名而遺之羽且翼以成之也葢至於太子不將帝卒往而帝之欲易太子之心始決然帝沈幾者也樹子未易而輕播偏衣逆鱗之規數陳而金玦之意益章葢亦故為

此意以觀中外將相士大夫屬係太子之心謂何耳周昌諫帝心喜矣叔孫諫帝心又喜矣迨至四老人者松顏鶴髮翩翩左右追隨大爲太子張羽翼帝之心益喜太子之能得士益喜吾之有子爲可付天下事無憂矣故雖逃其父而翼其子帝不憾也雖輕士善駡之言近於戇願死太子之言近於刼帝不憾也帝之所憂者憂太子之罄控豪傑顛倒賢俊不能及乃公非憂其勝乃公也憂天下以呂氏之故攜心於太子非憂其死太子

也故曰頫公幸卒調護此帝之肺腑也語戚氏曰彼羽翼已成不可動亦帝之肺腑也然帝之示四皓也以真示戚氏也以假而露其真此則帝之權數神機所以為不可及而良之所謂難以口舌爭者也或者謂帝晚年心蕩溺愛尤物大本既揺侘傺不堪似為廹於羽翼之難動而萬不得已然者噫嘻此豈足以知帝哉帝之意豈故令天下知哉信之王也嗔可作喜太公之在鼎上也頫可作笑伏弩之中也射胸可作捫足孰謂神機權

數如帝而不能以幻言悟一戚姬哉不然四皓老秃翁也帝果惡其羽翼除之易耳即令不除而彼以八十瀕死之人欲為太子張羽翼於高皇百歲後吾知其骨已朽矣吾豈真畏之哉故夫帝之心良知之良之所以中帝心者帝不知也帝之自言曰吾不如子房而後之論者亦曰留侯善藏其用嗚呼惟善藏其用此其所以為子房也

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論

陳勲

人主必知兵之道而後能重將臣必豫審天下之勢而後能用持重之臣夫兵之道呼吸百變迅疾若風雨幻化若神鬼然動之為用而靜之為樞輕之為變而重之為主也藏於九地非重不深守如處女非重不固君命有所不受非重不威故得百戰將不如得一謀將持重以濟其謀則大將之畧也畧城邑捕虜上首功戰將能之據天下之勢觀釁承敝為不可勝以待人之可勝非大將不可予觀漢文帝之重周亞夫而知帝之深於兵

也且非獨曉兵亦善審勢何以知之曰於其勞軍細柳知之夫詔以天子之詔而不聞天子入軍而不得馳見以軍禮而不拜此亞夫之自為重也徐行按轡改容式車稱善不已此帝所以成亞夫之重也若以棘門霸上之禮繩馬臯且坐不敬矣知軍事由將出而以重委之合於跪而推轂不從中制之義故曰深於兵然則何以言其善審勢也葢是時漢無事久矣然帝且誡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是明以吴楚之事屬亞夫

也諸侯王封國過大而皆有處削之心賈生髖髀斤斧之策適未及用帝亦知夫易世之後天下之亂必發於吳楚而吳楚者剽輕之國也此可與持久而不可與爭鋒吾以天下之全力付之持重之臣按兵觀變彼之輕銳慓悍盡於堅城之下而無所用之將摧衂奔潰之不暇帝蓋籌之審矣且是時高帝之謀臣猛士既已略盡矣袁盎鼂錯之屬反覆不足倚灌嬰弓高侯等僅僅偏裨之任深中沈毅獨有一亞夫耳彼其臨以天子之尊

而不改其度此固七國之所不能驚帳下擾亂攻殺之所不能動者也予觀亞夫之成功要在以梁委楚堅壁昌邑絶其餉道待其饑而引去而後追擊之雍容整暇不震不竦而敵卒不出其彀中真大將才也彼方奮其武怒連衡而起使驟而與之戰勢必不格漢之為漢其未可知帝葢度夫七國之事惟亞夫能収之彼知之於細柳也故曰善審勢葢帝知畧頗類高帝高帝知吕氏之必為漢患也乃曰安劉氏者必勃也然絳侯賴曲逆

而後成功至左袒之令幾乏成筭亞夫之持重善謀殆過其父哉李廣亦漢代名將然不用古兵法恃其驍捷耳晚乃辱於衛青此輕動之過也武帝名善用人然至於李陵之事而失之也夫佽飛輕佻之士無深謀遠算而令其五千人横行匈奴哉故文帝亞夫可為萬世將兵將將之法

呂飴甥　鍾惺

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左氏傳曰秦許晉平晉侯

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

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國破君亡千古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二語塞責看其苦心幹濟從何處入手何地結局然大要以民心為始終首教君告其民則主於引咎而衆皆哭次代君以問其民則主於歸美且教以自强待敵之道而衆乃說衆皆哭乃作爰田衆說乃作州兵實實有一段處分不獨恃其言善而已也又皆順民心為之施為步驟何其妙也後段所謂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葢亦有本而非空言矣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不和二字初覺駭人解來却實實至理使

人心平氣奪身處危辱兩路擒縱能使我所待命之人反在我駕馭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對强隣着數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子於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吕卻之才何減狐趙而惠公下愚也事非其主竟以殺身惜哉

舅犯先軫　鍾惺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於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

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㽞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為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於楚曹衛告絕於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為宋曹衛之形化為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

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魏絳　鍾惺

魏絳論和戎而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作一未了之語以待其君之問公曰后羿何如君臣間光景妙絶乃詳言后羿游畋事而終之以虞箴是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然此段與和戎之旨何關深厚婉至告雄主之

法宜如此此語不及和戎晉侯思而自得之曰然則莫如和戎乎自是大悟頭人深思領會一語寫出絳言和戎之利曰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貴貨易土說盡古今夷情太王制狄人漢制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穡人成功此李牧守代無所失亡民得耕牧趙充國屯田備羌意也既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蓋用和為戰守也魏絳真是經國實際人和戎原非草草偷安言言有主張事事有顛末其引后羿虞箴告其君者將

欲和戎恐君之好田而忘故先為此杜其萌也可謂知本矣

董安于論　鍾惺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寛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箘簵

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廥寓兵於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修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為處處可為而一切委之不可為可歎也

燕太子丹論　鍾惺

燕太子丹欲報秦讐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

之間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讐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黙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荆軻其血脉針線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荆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為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

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為而進荆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已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荆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荆卿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為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

之蝍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即對蝍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信陵君論 鍾惺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

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為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

也曰於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於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不死生以死償晉鄙且以謝其教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於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為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死者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臥內符與合符而晉鄙必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

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
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
之徼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為公子矣其責
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
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於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
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一不可然公子
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
若持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

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躄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力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力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魯仲連論　鍾惺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為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為仲連者為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

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説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趙而代為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為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為帝秦而萬一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為魏計莫如救趙者

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於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亾而魏不得為魏矣故其言曰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語已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固寵乎一語尤敗新垣之興蓋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為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

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為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為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真係於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留侯論

鍾惺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

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為漢用者也為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於一試也以為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為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為欲使漢知其為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於

何之因參之醉平之汙信越之族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為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即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卜式論　鍾惺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為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興盡而意改故其道難於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寃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於縣

官如故也為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於奇難於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顧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彀中式之彊忍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烹弘羊寘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狡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覵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朱雲梅福論

鍾惺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處篡草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為病不呼醫即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社稷於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

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為漢本領主意不出於此上書言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簒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簒奪之人智可敝主力可脅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然之際

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為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詆王章猶為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為章乃為漢也必不可為而後棄妻子變姓名為吳門市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為達生福為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陳湯論　鍾惺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葢郅支與樓蘭同為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為一後為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為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内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為西域患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

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於一擊以為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為功在湯則為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妬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儒姦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為石顯出力排擠不至於下獄論死不已善哉

乎劉向為湯上書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
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脱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
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
爵為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
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為湯昭雪結奸臣之舌
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
能詘申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此
一語媿死妬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瓦合不能

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輩立其前聞且見之其
靦顔汗背何啻鈇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
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勲名竟以
此結局總之湯才畧絶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
罪案為奸臣借口不出於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
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别尋一不貪者代之祭肜廉將也
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劒下
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為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

邊臣功賞極厚獨儉於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為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侯之謚留為王莽行其行辱孰大焉

吳漢論　鍾惺

開國帝王手取天下其智勇不必自已出往往於扼要處間出數語使臣下以其從違為成敗萬不失一非惟謀慮出臣下之上其所以駕馭驅策之道隱然在此如

吳漢擊蜀攻廣都拔之帝戒以但據廣都待其來攻勿
與爭鋒漢不從自將進逼成都使劉尚屯於江南相去
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謂漢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緩
急不復相及卒如其言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自
郯圍休帝勑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不從先赴
救休憲出兵合圍延等懼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
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
郯果不能克憲遂拔蘭陵殺休馮愔殺宗歆又擊鄧禹

禹遣使以聞帝帝問使人惜所親信為誰曰護軍黄防帝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黄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常觀髙帝刻印銷印等事若胸中憒憒悶悶然絶無分曉其線索機關轉動似皆聽於臣下而光武操縱由已鋒不覺盡露似為勝之嗚呼此髙帝之所以為大度也

馬援論　鍾惺

援為隗囂奉書洛陽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此語不可解而發付甚妙援曰臣今

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游戲中大有折服益來者意與正熱吾冷之筋節甚緊吾鬆之妙處全在用誕迎笑復笑二笑字已奪人氣此周公瑾所以屈將幹也援謂帝濶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而又云不如高帝看英雄如相馬然得其神而遺其形若存若亾若滅若没其妙全在於此高帝無可無不可五字不必甚確而卒不可易具眼曠觀之言一僻便失之援謂光武經學博覽政事文辯

前世無此則高帝所不能其不如高帝似即在此處此好吏事動如節度之根也高帝便省此一段所以無可無不可至謂帝又不喜飲酒此語何關優劣却看得深大要疎與密之分也其意俱在言外貰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則癡人說夢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

明　賀復徵　編

論十二 以下俱論經

明堂月令論 漢蔡邕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

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佐莫正於此馬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稺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宫而四學具馬官司備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繇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

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姧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

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謂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

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傅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

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内月令記曰明堂者

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馬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

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盖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戸七

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

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歷衡曰天元正月巳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逮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冠利用禦冠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

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

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通易論 晉阮籍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於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斷向明而治結繩而為網罟致日中之貨脩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黄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

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繫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為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既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立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収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既没德法乖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類求同遏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裒多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又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荅天貺於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合

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勑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美成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既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妄其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善養反惡利積生害剛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於是大人繼明照於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平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闇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

乃存取之者歸施之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往藏來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為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名者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道不逆也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

之上隆不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巽以成類乖離既解緩以為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於王庭乘五馬敗剛既决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方貴離教也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局極及下井養不窮畢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進之為人求位君子之

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歸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衆以成其大也窮侈喪大夫之位羣而靡容容而無所畀身一意利見大人巽以身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教之順天應人渙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衆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以享於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以制其道不窮信愛結内剛得中位誠發於心庶

物唯類大得則虧甚往則過既應於遠黙則不利故君子是以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偽薄也小過下泰不過于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交離體飛鳥以凶是以災眚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慮其敗也通變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窮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道

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為開坤以二為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於未水生於申而坤在西南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行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於辰金生於巳一氣存之終而復始故巽為長女震發於風陰德有紀失中鵙鳴母道將始故離為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季陰初昧衰而不勝故兑為少女倉中拔留肇幽為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為

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終造物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爲
少男乾圓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禍福是將循化
知生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撓
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
施習坎剛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
臣主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劍戟在闥雖
寘叢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鬼方柔
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先號思其終也旅上

之美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簡喪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衡則亨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止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隂乘陽以力求濟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无咎何也過而莫敗危而弗悶誰咎之也无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収其民有衆而不脩其器行人得之不亦

灾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以為同无妄之疾灾以除凶天時戕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戕何試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髙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充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匱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而無據喪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

施其令也明罰勑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民亂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所造非誠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脩制保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方因統紹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教明法

覲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危徵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以遂義飲食以需時辨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滅示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焰于四方萬物仰生合德天地不為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

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龜圓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制情仁義有耦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

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圻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鄒周處小侯之細而享於西山之賔外内之德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者不憂在上而不淩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羣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樂論 阮籍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皷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為子論其凡而子自

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鐘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圜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一作罰不用而民自安夫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

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始一作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歌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

長夜之嘆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匱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

平和之聲制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先王一作先帝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為進退頫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濵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一作氣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神人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

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咏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衆持之以久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為樂也将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疆景武當益或作富溢於世罷樂

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亂淫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內外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

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
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
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
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
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嬿嫚之色
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
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
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

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

黄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黄鐘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一作龍）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夫煩手淫聲汩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磬鳴琴以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正（一作無）樂聲希治修無害故繁毓蹌蹌然也樂有節適九成而巳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文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

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為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闕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作一全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為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

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或作與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絶而敵國已収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為之悲咽一作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為琴若

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為樂者也誠以悲為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乎皷琴亦

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為哀傷非為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亥䏈哀不變故顧為黥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兎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辨侵伐論 唐柳宗元

春秋之説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

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内必棄于其人外必棄于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

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于諸侯其過惡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而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于戰國而

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覩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

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過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為

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自中人而降守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斥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吴起乃危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氏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䠀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

然而已教于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
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
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
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